

# 音韻變遷的條件與速率 ——台灣閩南語陽聲韻的歷史變化 及其與現代漢語方言的歷史聯繫

程俊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閩南語的古陽聲韻的鼻輔音韻尾變化中，有著分組的傾向，外轉鼻化而內轉則否，這個現象可以聯繫到粵語、晉語、湘語、徽語等漢語方言，並與侗台語系的語言有著類似的變化型式。而內轉非低元音的性質，使之有一增生-i 介音的可能，並由之與外轉區別。江淮官話中以古莊組字的演變區別內外轉，內轉不捲舌，而外轉捲舌。以下分七小節論述之：1. 緒說 2. 回顧與探討 3. 長短元音與內外轉 4. 現代漢語方言與內外轉 5. 內轉韻攝的音韻變化 6. 餘論—莊組字的變化與內外轉 7. 結論

關鍵詞：內外轉、陽聲韻、重估、推鏈、蘊涵關係

## 1. 緒說

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漢藏語系輔音韻尾的發展變化，無論是陽聲韻或入聲韻，總的趨勢傾向簡化（李敬忠 1989、戴慶廈 1992:28）<sup>1</sup>，台灣閩南語的鼻輔音韻尾變化亦如一般，屬白讀的某些語層中多可見輔音韻尾的弱化消失，進而促使韻母中元音鼻化，例如：“膽”來自古咸攝（\*-m）今讀tã<sup>2</sup>，“羸”屬古梗攝（\*-ŋ）今讀ĩã<sup>5</sup>，不過“鹹”仍讀kiam<sup>5</sup>，“零星”讀lan<sup>5</sup>-san<sup>1</sup>，那麼這個語音演變的動力與動向，是屬個別語言層的獨特現象，亦即上述兩種歧異形式並不屬同語層，不服從同樣的規律，或者只是單純的弱化演變，抑或尚有條件可言？

<sup>1</sup> 這種變化趨勢在語言間似乎亦不乏其例，例如斯拉夫語在歷史上曾有過“開音律”的運作，因此在一定時期使閉音節有著往開音節演變的趨勢（金有景 1983:48）。當然各語言間在特定的條件環境下，亦可能有增生韻尾的反向現象，例如增生鼻輔音韻尾，如台灣閩南語“墓”讀 bɔŋ、“奶”讀 lin；潮陽話的“五”讀 ɲom、“虎”讀 hom（張盛裕 1982:139-40）。藏緬語中亦有增生韻尾的現象，例如：屬緬語群的浪速語，若干於歷史上並無輔音尾來源的詞，今讀卻增生了-k 的塞音韻尾（戴慶廈 1990:38-40），而屬嘉戎·獨龍語支的羌語現今豐富的輔音韻尾，卻多非與古有徵（劉光坤 1984）。

當我們相信語言演變具規律性（regularity）時，那麼“類同可能變化同”（羅賓斯 Robins:1986:386、徐通鏘 1991:101），如此共時上語音形式的殊異，若回溯其源由，當中可能的原因，或者是來源上的異質差異；或者屬條件、規律遵從的殊途別離。那麼基於處理漢語的學術經驗，我們工作的方法原則，也許得先考慮到“韻”、“開合”、“等”、“攝”……等音類的歷史音韻線索，去尋求縱向上可能的解釋，因此我們擬依此先對台語的鼻化韻作一簡要的歷史考察，看看能否尋繹出有效的論斷依據。

表一<sup>2</sup>

序號	例字	古音條件	文	白
(1)	鬧	效 <sub>開二去效</sub> 泥	nãũ <sup>7</sup>	
(2)	耐	蟹 <sub>開一去代</sub> 泥	nãi <sup>7</sup>	
(3)	馬	假 <sub>開二上馬</sub> 明	mã <sup>2</sup>	be <sup>2</sup>
(4)	磨	果 <sub>合一平戈</sub> 明	mɔ̃ <sup>5</sup>	bua <sup>5</sup>
(5)	霉	止 <sub>開三平脂</sub> 明	mũĩ <sup>5</sup>	
(6)	奴	遇 <sub>合一平模</sub> 泥	nɔ̃ <sup>5</sup>	
(7)	矛	流 <sub>開二上巧</sub> 明	mãũ <sup>5</sup>	
(8)	單	山 <sub>開一平寒</sub> 端	tan <sup>1</sup>	tũã <sup>1</sup>
(9)	半	山 <sub>合一去換</sub> 幫	puan <sup>3</sup>	pũã <sup>3</sup>
(10)	影	梗 <sub>開三上梗</sub> 影	iŋ <sup>2</sup>	ĩã <sup>2</sup>
(11)	硬	梗 <sub>開二去映</sub> 疑	giŋ <sup>7</sup>	ŋẽ <sup>7</sup>
(12)	羊	宕 <sub>開三平陽</sub> 以	iaŋ <sup>5</sup>	ĩõ <sup>5</sup>
(13)	腔	江 <sub>開二平江</sub> 溪		khĩõ <sup>1</sup>
(14)	藍	咸 <sub>開一平談</sub> 來	lam <sup>5</sup>	nã <sup>5</sup>
(15)	添	咸 <sub>開四平添</sub> 透	thiam <sup>1</sup>	thĩ <sup>1</sup>

閩南語系中，大致上文讀層仍保留-m, -n, -ŋ，對當於古漢語系統，而鼻化韻則多見於白讀層（陳榮嵐、李熙泰 1994:47-8），因此從上表顯示的台語鼻化韻，大致上我們可以觀察到（1）～（7）為一組，（8）～（15）為一組這樣的類分，共時的形式雖同樣具有呈顯出鼻化韻的一讀，但前組的鼻化韻音讀屬文讀層，歷史上來自古陰聲

<sup>2</sup> 本文台灣閩南語皆標以「台南腔」為代表。

韻，今讀鼻化韻應是承自鼻音聲母的展延力量（nasal spreading），那麼這樣的鼻化韻並非來自於前述的弱化現象，也就不屬本文討論的目的，倒是後一組的白讀層中，聲母的來源並非鼻音聲母，而韻母則對應古陽聲韻，正合於鼻輔音尾弱化的形式，不過這樣的觀察仍甚一般，不具什麼解釋力，如果我們嘗試再跳高一層，往上尋繹外延較大，而更具概括力的音類，那麼可以見到這組中仍然有一定的共性存在，除（12）“羊”一例為宕攝，屬傳統分類的“內轉”外，其他都歸屬“外轉”，不過“宕攝”在羅常培（1933）的系統中卻是劃歸外轉，那麼這樣的觀察是否透顯出一定的意義，鼻輔音韻尾的弱化是否與“外轉”韻攝有所聯繫（賴惟勤 1958），文獻的依據能否由方言的現象中得到反映，如何切近地理解這些問題，本文擬從語言的縱向歷史（longitudinal）與橫向空間（latitudinal）的比較為基礎作交叉聯貫的探討。

## 2.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

### 2.1 “梵”與“漢”的歷史交涉

中國音韻學史上有過兩次外來的影響，觸發漢語研究的巨大質變，一是印度佛教的輸入，一是近代語言學的傳入。後者使傳統的“小學”脫離訓詁通經的範圍，有了獨立的學科生命，現時語言或方言的研究始得以受尊重並展開，其影響至今不衰。而前者乃介引了古印度的「聲明論」（śabda-vidyā）、「悉曇章」（siddham）等門有關研究分析音理的學問，僧家的流布與儒眾的慕習，中土的學者在浸漸目染下，終於也對其自家的漢語有了反省後的自覺，造成漢語音韻學的急速成長，四聲的體會，韻籍的編纂，到了唐末五代具科學音理分析的等韻圖表也應運而生。（竺家寧 1995:275-6）

“等”、“攝”<sup>3</sup>、“轉”、“內”、“外”……等的歷史音類區分，概是古等韻學家神襲釋家的術語運用與概念的表現。“轉”的稱呼源自梵文的parivarta，大致原是「乘轉」之意，引而為轉讀、唱誦，進而為字母與母音展轉輪流相拼，亦即用輔音拼元音，來拼讀出一個個切實的字音（羅常培 1933:100、周祖謨 1981:508、何九盈

<sup>3</sup> “四等”等第的實際區別，從江永的《音學辨微·八辨等列》以來，“洪細說”為多數學者遵從，不過李榮（1983a:1-2）指出這可能只是依北京一路的語音而設說的。在現代漢語方言中，金有景（1962,1980）報告的浙南吳語（作者自己的意見認為應叫“越語”（金有景 1983:51））義烏方言，四等元音開口度大於三等，金有景（1982）更明確地指出大部份的吳語區、閩語區多如此分別，四等並非尤細。閩方言的四等韻，在白話層中有些沒有-i介音讀為洪音（張光宇 1990a、李如龍 1984）。而“攝”的概念來自梵文 parigraha，相當於漢語“概括”、“包括”的意思（俞敏 1984a:293），是較晚期“併轉為攝”的韻圖所用的術語，不過就概念上，早期韻圖的韻目序列及圖首所立的“內”、“外”標注等線索看，實已暗示著已有“攝”的概念了。（李新魁 1981:129）。

1985:123)。至於“內”、“外”的用法可能也是承自印度語音學的術語，“內”為ābhyantara指聲音在口內、“外”為bāhya指聲音在口外(Norman 1988:31)。那麼對於這些古印度的傳統學問，中國的等韻學家，面對諸如“內”、“外”或“轉”等，原始實際概念的承襲時，納習之後再轉為對等韻圖表中的“內外轉圖”作實際的劃分，是否應即符合一致？(俞敏 1984b:410)我們先回頭檢視這些漢語的文獻紀錄與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

## 2.2 “等列派”的歷史承襲

早期的韻圖如《韻鏡》、《通志·七音略》雖於圖首標注“內”、“外”，但並沒有對何謂“內外轉”多作說明，最早論述“內外轉”的，為較晚期的韻圖如《四聲等子·辨內外轉例》與《切韻指掌圖·辨內外轉例》的說明。

《四聲等子·辨內外轉例》言：

內轉者，脣、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內轉六十七韻，“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

《切韻指掌圖·辨內外轉例》言：

內轉者，取脣、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具足。舊圖以“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字括內轉六十七韻，“江、蟹、臻、山、效、假、咸、梗”八字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

表二

內轉	通	止	遇	果	宕	流	深	曾
外轉	江	蟹	臻	假	山	效	咸	梗

從釋例的詮釋上看，兩者所言除攝次排列的不同外，攝目一致，文字相異處也不多，我們可以整理成上表。由此大致上我們可以把握到兩個重點，即「標準」與「結果」。《等子》與《指掌圖》的作者認為，內外轉分類的“標準”在於齒音二等字的行為表現，如果脣、舌、牙、齒、喉五音四等都有字，就歸“外轉”。要是二等中只齒

音有字，則歸為“內轉”。運作這樣的準則，劃分的“結果”是“內轉”有八個攝共六十七個韻，“外轉”亦有八個攝共一百三十九個韻。若著眼於“結果”而回溯確認其“標準”的話，《等子》與《指掌圖》的說法仍不失為有一定涵括力的外延定義。因此歷來學者踵武法式，遵沿此說者多，例如明袁子讓、呂維祺、清熊士伯、方本恭、賈存仁；現代學者中董同龢(1949)、許世瑛(1966)、高明(1967)、杜其容(1968)、陳新雄(1974)、李新魁(1986)、孔仲溫(1987)，雖其間確切的論據，各有依歸，不盡相同，或立足二等韻看問題，或基於三等韻看問題，但大體皆據等列之說以言，認為內外轉之別在於真二等韻的有無，有真二等韻謂之外轉，反之則為內轉，我們姑稱之為“等列派”<sup>4</sup>。

《等子》的解釋成了傳統音韻學界對“內外轉”的基本看法，以韻攝中有無獨立的二等韻作區別的指標，這樣的描述性分類，無疑合於一定的現象，例如內轉恰為六十七韻，外轉恰為一百三十九韻，門法的解釋與韻圖相合，且大致上“內外轉”可以以二等韻的有無界說，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只是循此“標準”是否真能圓滿的得到所示的“結果”，王健庵(1989:80)歸納了幾點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1) 真二等的有無，自可直接反映在圖表上，是否重要到需於圖首表示出如此帶有總括性的“內轉”、“外轉”呢？

2) 假二等之切下字須於三等求，故還可體會其為往內蒐尋，而真二等即在本位，不需外找，則“外轉”一名是否得當，亦或只是對比於“內轉”的稱呼？

3) 《韻鏡》第 17、18、19、20 圖即臻攝並無所謂真二等韻，何以亦歸為“外轉”？而第 26 圖（效攝之一）只有四等並無二等卻歸“外轉”？第 27、28 圖（果攝）沒有二等卻歸“內轉”？第 29、30 圖（假攝）卻分屬“內轉”、“外轉”？第 13 圖（蟹攝）有真二等，《韻鏡》定為“外轉”，《七音略》卻歸“內轉”？

4) 如果說“脣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即須有莊系借位的情形，始為“內轉”圖，但第 5、9、10、32、43 圖並無莊二借位的情形，如何判斷其為“內轉”？

以上第二、三點確值得人們思考，“版本”甚至“音系結構”的分配當然應當考量，但若仍然歧異無法完全解釋問題時，而我們又相信韻圖是反切的進一步發展，是“切語之學所變而成（陳澧語）”（張世祿 1984:83），為方便古代文人士子使用的“查

<sup>4</sup> “等列派”與下文“韻腹屬性派”的命名歸類，依張日昇、張群顯(1992:306-7)的分類。

音表”（王力 1981:85），那設若我們只是古代尋常士子，持《等子》或《指掌圖》所立的“標準”去尋音射標，卻不見得能得到合標準的“結果”，這樣相互的齟齬歧牾，古代士子要憑何推繹決斷？是否真能憑圖索驥，不失驪黃呢？如有糾結時又如何斬絕？因此簡單的說我們的判斷在於“否證邏輯”（refutation），因為上述的疑難在於，“標準”不能得到“結果”，“結果”否定了“標準”。或許我們可以有兩個面向的考慮，一是這樣的標準與結果根本非內外轉區分的真諦；一是這樣的標準只能區別部份的現象，只有一定的解釋效力而已。因此《等子》之說雖為最早的古文獻材料證據，但涵括度的限制顯示，或許其亦只是擺出了現象，並沒有說出“內”、“外”的真正含義（俞敏 1988:302）。那麼對於“內外轉”的真正區別，學者另有深思。

## 2.3 “韻腹屬性派”的新創再造

古文獻上既然對所謂“內”、“外”並無確當的定義或判斷標準，後世學者自得試圖代為詮解，從宋人祝泌已把內外轉釋為外轉“氣出”、內轉“氣入”<sup>5</sup>，至於何謂“氣出”？何謂“氣入”？語涉玄虛，莫得其旨（李新魁 1986:250），不過已從發音上嘗試思考。清人江永以“內”、“外”即“斂”、“侈”<sup>6</sup>，以開口度的大小反映內外，鄒漢勛、夏燮、日本《韻鏡》家大矢透等，多朝這方面理解，正式以音韻學的系統對立觀念，對內外轉作全面分解。逐類定性者，為羅常培（1933）的看法，概略的說，其以元音的高低類分“內外轉”——內轉高而外轉低，因此我們姑稱之為“韻腹屬性派”。

### 2.3.1 羅常培（1933）——分辨高低，重定內外

由江永到日人大矢透等的開發緒端，以“外轉”為“侈”、“內轉”為“斂”，羅氏繼續之，材料上以日本流傳的其餘韻圖本子相參校，並以高本漢的擬音作基礎，與現代語言學作接合，觀察內外轉在音系中的分布與表現的元音性質，進而改“臻”攝為“內”，“果、宕”為“外”，認為“止、遇、通、流、臻、深、曾”七攝為“內轉”，“果、假、蟹、效、山、咸、宕、江、梗”九攝為“外轉”，內轉元音較後而高，

<sup>5</sup> 祝泌的《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凡字之所謂諧韻者謂之聲，口中之氣所發也。有開口而氣出，合口而氣出成聲者謂之外轉；有口開、口合而氣入成聲者謂之內轉。」（引自李新魁 1986:250）

<sup>6</sup> 江永的《古韻標準·第十二部總論》「二十一侵至二十九凡，詞家謂之閉口音，顧氏合為一部。愚謂：此九韻與真至仙十四韻相似，當以音之侈斂分為兩部。神珙等韻分深攝為內轉，咸攝為外轉，是也。」（引自羅常培 1933:92）

後則舌縮，高則舌弇，外轉元音較前而低，前則舌舒，低則口侈。

羅氏此說貢獻在於提示出“內外轉”有音類上的區分，且此區分有音理可循，而非僅是排圖的運用、尋音的技巧而已，其開創之功實偉，使得歷來難以盡詮的“內外轉”，在音系中有了意義。

只是羅氏據以認定之音值，從高本漢而來，高氏的重建雖有一定信度，但畢竟屬擬構，由擬構出發再去判斷古音類上實有的區別，難免為人想當然爾的引為方法上詬病，如王力（1991:121）認為「以後人的語音學觀點來解釋，說服力不強。」李新魁（1986:252）「以元音發音的侈弇來區分內外轉，實為無據。……古人恐怕還不會達到如此精密的程度：按各個具體的元音發音的不同來區別內外轉。」再則羅氏移更傳統“內外轉”統轄的韻攝，使得羅氏的說法變得與古無徵，難免引來非難，如：董同龢（1948）、許世瑛（1966）。不過學術總是前進的，不同意見的激盪才有螺旋上升的可能，正如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本質，即是傳統典範（paradigm）的變遷。（孔恩 Kuhn 1994:145）因此語言研究總是“擺事實，講道理”（李榮 1983b:87），羅氏對“內外轉”的新假說（hypothesis），說出了道理，我們期待猶有新的方言事實繼之予以核證。

### 2.3.2 周法高（1968）—離析內外，論定長短

舊典範的危機與新理論的建構，表現的常是一種張力的持續（孔恩 Kuhn 1994:7），羅常培（1933）的看法，雖然悖於傳統，但亦引起再來的學者，於深度與廣度上持續加溫。如果“內”、“外”的對立不是紙面上的區別，那麼這組關鍵性的對立，在中古音系的系統中也許與元音性質有關，而這樣的對立區別是否恰可在現世的漢語方言中得到反映，周法高（1968:11-2）指出廣州話的反映中，“外轉”諸攝呈長元音，“內轉”諸攝呈短元音，內外轉構成很鮮明的對比。如此從方言反映的證據，進而同意羅氏移改韻攝的歸類，將其擬構的區別標示如下（周法高 1968:11, 1991:20）。

表 三

	-ø	-i	-u	-m/p	-n/t	-ŋ/k (不圓脣元音)	-ŋ/k (圓脣元音)
外轉	果假	蟹	效	咸	山	宕梗	江
內轉	遇	止	流	深	臻	曾	通

羅文與周文的效應，引起了該有的回響，張日昇、張群顯（1992）並未滿足於以上只是定性的論述，而沒有明晰的音變描寫，因此進一步以珠江三角洲方言的調查報告為基礎，對廣州話作更量化的分析，結論認為內外轉應是一具結構意義的“自然類”（natural classes），正如傳統“清濁”、“陰陽”、“輕重”與“開合”……等為對立的因子般，這些歷史音類往往是以一些偶值的（binary）參項（parameters）形成的一結構性對立，有一定的音理特徵表現。故藉著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資料的量化處理，聯繫了古內外轉的區別，由其研究數據上的顯示臻攝移入內轉，果宕移入外轉，加強了以元音長短區分內外轉的假設，證明了內外轉的區別有其音理上的系統色彩。

因此“內外轉”於中古時期共時靜態上應有一定的結構意義存在，而於歷時演變後也在現代方音中有所反映，故自羅常培（1933）以來，周法高（1968）、橋本萬太郎（1985-6, 1982）、薛鳳生（1985）、俞光中（1986）、張玉來（1988）、張日昇、張群顯（1992）、李存智（1992）、余迺永（1993）……等，都僅將《等子》的釋例列為參考，而重在語音性質上的探討，並多尋方音以為證，而非只是表面現象的認識。

當然“內外轉”代表了音系上的結構性對立，若僅是表現在粵語方言上作區別，從歸納邏輯（inductive）看，這樣的結論仍可能只是偶合，如果前述的假設屬實，我們期待其能含攝更多的方言，使我們更有信心確認這樣的理論概括。

代表古代傳統音韻學最高成就的等韻學，與現代語言學及方言學，立於漢語音韻學史上雖是不同思潮影響下的產物，能否作一整合性的學術交集，成一體相連的學問，正是本文研究的旨趣所在。那麼如前文所述，台語的陽聲韻鼻音韻尾的變化，亦可能反映“內外轉”的區別，但類型卻並不同於粵語的形式，如何判別這個問題，我們擬更大尺度的對漢語方言作廣域的比較，並審視“內外轉”在各個方言間反映的古今演變大齊。

### 3. 長短元音與內外轉

誠如李榮（1988:10）所言「方言的歷史比較研究如有文獻印證，猶如腳踏實地。」亦即以古證今，則與古有徵，反之文獻的類分依據，若有方言的證實，亦得以今證古，與今徵實。因此對於“內外轉”縱向上我們探求方言的歷史演變規律，從結果追原因，橫向上我們對共時平面的語言特點進行比較，由歸納顯共相，在歷史與地理兩向的縱橫交叉發展，我們嘗試推繹其演變的肌理。



### 3.1 長短元音的性質與引起的變異

如上 2.3.2 的研究顯示，我們認知內外轉的對立，於廣東話中反映為「內短：外長」的對立，不過整個漢語方言中，於音系中有較明顯長、短對立的語言概見於粵語<sup>7</sup>，而這個不常見於其他漢語方言的特徵卻又恰反映了古內外轉，對於這兩項的交集，我們如何決斷？如果我們擴大觀照的視點的話，還能發現粵語還有一項特點亦不常見於一般的漢語方言，即介音有無的問題。以上粵語的這兩點殊性是否有所聯繫，我們考慮到粵語位居中國南緣，卻有諸多特點不合於一般漢語的特點，是“禮失求諸野”般，粵語保存了古代的樣貌，亦或外族語言的影響所致<sup>8</sup>，而存在著底層成份（李敬忠 1991），地理與歷史能否解釋這些問題？

#### 3.1.1 底層的語言影響—介音歸屬

粵語缺少介音應只是具體音系處理時持用標準的問題，廣州介音歸聲，在於“經濟”與“易簡”的音系分析原則（李榮 1983a:2-4），張振興、張惠英（1997:9-11）則建議應改為介音屬韻的處理方式，以方便漢語方言間的比較。我們不反對廣州介音的歸屬屬音系處理時判別標準的問題，不過如果添入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也許能提供我們另向的看法，今粵方言區屬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的祖居區域，即所謂的百越（粵）民族，古百越雖族系眾多，但一定程度與今南方的少數民族有關，而比較上我們可以發現壯侗語正是個韻母無介音、元音長短對立<sup>9</sup>豐富的語言。如此壯侗語的語音特點可能對粵語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李錦芳 1990a:63, 1990b:71）。

至於影響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粵語本來沒有的特點，因壯侗語的影響而羈入新質素，一是粵語本即有的特點因與壯侗語一致而得到加強。那麼“長短元音”與“介音有無”的問題屬於何種方式？

介音的問題，我們認為應屬前者，理由在於共時上粵語仍有可能分析成具介音的語言，且與其他的漢語方言有所對應（張振興、張惠英 1997），而從歷史的角度看，粵語介音的發展可能有如下的幾種方式：（1）介音與韻腹同化—a. 新韻腹元音舌位下

<sup>7</sup> 廣西平話的音系中亦具長短對立（張均如 1987），然因篇幅所限，今暫不討論。

<sup>8</sup> 袁家驊（1989:179）“兩廣早期土著所操的語言屬於壯侗語系統，現在粵方言某些與壯語共同的特點，可能是早期壯侗語在粵方言裡留下的痕跡。”

<sup>9</sup> 當然這是指壯侗語族早期的結構，若以現今壯侗語的反映，由於歷史發展的趨向，已有些方言“長短元音”的對立傾向消失，同時原無介音結構的語言，也在新近漢語借詞增多下結構調整，反向增加了一套帶介音的韻母，例如臨高話。（張均如 1986:29-32）

降，例如：古蟹攝三等*iei*、*ieu*→*ɐi*；b.新韻腹元音舌位上昇，例如：古宕攝三等*iaŋ*→*œŋ*，（2）主要元音脫落，例如：古效攝三四等*ieu*、*ieu*→*iu*，（3）介音脫落，例如：古梗攝三四等*ieŋ*、*ieŋ*→*ɛŋ*（陳佩瑜 1990:142-3）。如此從共時上的音系處理與動態的歷史發展看，都仍與古漢語及其他漢語方言有所對應，所以廣府話“介音歸屬”的問題，應是古漢語南下後接觸壯侗語的所致<sup>10</sup>。因此我們傾向相信是壯侗語音韻結構的底層干擾（*substratum interference*），使粵語產生今天的樣貌。

### 3.1.2 古漢語的保存—長短元音

#### 3.1.2.1 廣州話的長短元音

那麼與本文論旨相關的粵語“長短元音”，是否亦應屬壯侗語的影響，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先兩方面來觀察，一是廣州話的長短韻的性質，二是與壯侗語族長短元音的關係。首先如果廣州話長短元音的對立並非“長：短”的對立，那麼與外族語言聯繫的設想便降了幾成，因此我們先審視廣州話的長短韻是屬何種音徵（*features*）的區別，廣州音系中的元音幾乎都有長短，不過在整個音系中，大部份呈互補分布，只有長[ɑ:]、短[ɐ]具真正的對立，例如“藍”-ɑ:m：“臨”-ɐm，我們將長短元音的配列表示如下：

表 四

長	ɑ:	ɛ:	œ:	ɔ:	i:	u:	y:
短	ɐ	e	ø	o	i	u	y

因為ɑ:ɐ具體音質上已有不同，從音位的選擇上是否必定還要將長短的性質強調出來，劉叔新（1987）表達這樣的看法，主要是以當地人的土人感（*feeling of the native*），

<sup>10</sup> 當然若聯繫李方桂（1980）的上古漢語系統，乍看似乎仍可能認為粵語的 *kw-*, *khw* 形式上同於上古，皆沒有介音，亦是存古的樣態。不過這樣的看法並不確切，第一、雖然李方桂（1980:16-7）將合口介音歸入舌根音，立一圓脣舌根音（*labio-velars*）以解釋後世的合口問題，兩者處理方式皆從系統結構出發，表象上雖雷同，但一者照顧共時的分布，一者照顧歷時的演變。第二、李氏的系統並非就沒有介音，例如少數歌、祭、元等韻部在舌尖聲母後仍有合口，而且李氏的 *-j* 亦屬介音。第三、廣州話介音不發達在於 *-i* 介音只能拼 *ø*-聲母，*-u* 介音只能拼 *k-*, *kh-*, *ø-*，與上古漢語介音的分布不同，從分布系統上看粵語不同於古漢語，第四、如上面正文所述的三項變化類型，粵語介音有其自身的歷史變化，得放在中古音的架構下，解釋上比較理順。

及音韻處理時僅有 **a:** 與 **a** 一組為長短對立，與音系中別的元音音位相比，顯得突兀不齊整，三者、歷史上 **a:** 與 **a** 是有著不同的來源（按：即前述的內外轉區別）因此既然認識上這些攝的古音是元音音質的區別，不妨視之為 **a:** 與 **a** 這樣的音質區別，第四、四鄰的粵方言如台山話即不具長短元音，由此提出否證，建議處理為 **a:** 與 **a** 這樣音質上的對比。

我們可以有兩向的審視角度，一為音韻上的判別，一為實驗語音學（experimental phonetics）上的檢驗。首先趙元任（1968:33）所述“土人感”確是處理音系歸納音位時的極佳參考，因此將北京音系的 [tɕ, tɕh, ɕ] 歸入 [tɕ, tɕh, ɕ] 便不合當地人的自然語感。所以劉叔新（1987:295-7）雖徵得廣州人的判斷，對長 **a** 短 **a** 的語感是分不清元音長短的，反倒是可以明顯的感到音質的不同。正如趙元任（1968:33）所言本地人對他自己本地音的理論上的見解——這種見解在語音學上叫做第二層的判斷（secondary judgment），只可供參考，並非最高的權威，只有他說的語料才是最後的權威。因我們只可將這樣的“土人感”參數，當作具有差別的分類基礎，至於差別何在？則是語言工作者的任務了。

再者歷史音韻上的反映及與台山話的比較方面，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再予檢證，廣東話因有著長短元音的差別，進而造成了聲調分化的行為。

表五<sup>11</sup>

陰入		陽入
上陰入	下陰入	
1 5	1 3 3	1 2 2
忽 fat	法 fat	乏 fat

馬學良、羅季光（1962）先發地為現代漢泰、苗瑤語族語言中元音長短的性質及演變的模式類型，作了詳盡猶具理論性的報導，指出漢藏語系語言的聲調與元音的長短有著相互制約的關係，元音的長短可能影響聲調的分化<sup>12</sup>，因此我們由李釗祥（1982:48）的報導，檢視侗台語族中聲調的分化模式（為比較上眉目清楚此僅取入聲）。

<sup>11</sup> 本表摘錄自袁家驊（1989:181）。

<sup>12</sup> 至於元音的長短可以確認為屬於引起聲調分化的條件，就像帶不帶音、送氣與否、先喉塞音的有無…等（Li 李方桂 1980），羅美珍（1988）尚認為元音的長短可能還是聲調的生成條件。從發生學的看語言間聲調的生成，除元音長短說外，大致上還有幾種看法 I. 輔音說（聲母或韻尾）（A.G. Haudricourt 奧德里古爾 1954、西田龍雄 1979）II. 元音鬆緊說（袁家驊 1981）等。

表 六

	入聲					
	陰				陽	
	長		短		長	短
	7 I	7 I'	7 II	7 II'	8 I	8 II
侗語	33	23	55	35	31	
水語	35		55		43	43
么佬語	42		55		11	12
毛難語	44		55		24	23
壯語	35		55		33	33
布依語	33		35		53	11
傣語	35		55		33	
老撾語	31	31	35	35	51	55 11

原入聲調除分陰陽兩調外，往往因元音的長短而再各分為兩類，另外侗台語族在陰調類可能因送氣與否再分裂(張均如 1986:32)。這裡有價值之處在於類型上的一致，傣語(Tai)的表現甚至於與粵語完全相同，只進行了兩次的聲調分裂，先是清濁分調，再是陰入字的長短分調，而其他語言亦可觀察出一致的內在演變機制。兩相比較後我們完全可以確認長短元音是引起聲調分化的條件，那麼回視粵語入聲的分化模式，我們有理由判斷上、下陰入的分化應來自長短元音，因此若基於歷史條件的反映，來回溯地思考<sup>13</sup>，廣州話韻母系統中ɑ:與ɐ的對立，從音韻的判斷上，應非劉文所作的處理，倒是反之長短對立應為主要的屬性，音質的差異只屬伴隨現象(馬學良、羅季光 1962:197)。

<sup>13</sup> 長短元音作為聲調分化的條件，客觀上最多也只是“充分條件”，例如我們作這樣的假言命題“長短元音引起聲調分化”(A 是產生 B 的條件)，但從形式邏輯上看，我們不能回溯的逆回答“引起聲調分化了所以是長短元音造成”(B 出現所以是 A 產生的)，因此我們對粵語判斷是否邏輯謬誤？表面上看這樣的推論形式不合於邏輯，不過我們的判斷在於與侗台語模式的對照及條件選項的確認，語音發展上可能引起聲調分化的條件，例如：長短元音、清濁、送氣與否…等，粵語入聲的分化從自身結構上看，清濁分調已運作過，並排除了送氣分調的可能，也沒有其他條件作為此時分調的參數，那麼再與侗台語模式的對照，則應判斷為長短元音所致。不過長短元音並不見得就是聲調分化的“充分條件”因為元音長短並不必然引起聲調分化，例如粵語的陽入調。上述是為了顧及正文中推演的表面形式恐因此引起了誤解，故作進一步的說明。

同理劉叔新（1987:300-3）從方言比較上看，粵語區的台山話共時上不具長短元音的現象，亦能夠得到有效地論證了，台山話元音不分長短，入聲調卻有四個，因此從調類的分布，理論上可以推其歷史來歷亦曾有過長短元音，進而運作聲調分化。（馬學良、羅季光 1962:200）

表 七

陰入一	陰入二	陽入一	陽入二
急 kip <sup>55</sup>	搭 ap <sup>33</sup>	食 ɛk <sup>32</sup>	納 nap <sup>21</sup>
七 thit <sup>55</sup>	客 khak <sup>33</sup>	麥 mak <sup>32</sup>	葉 jɪap <sup>21</sup>

從歷史音韻行為與方言比較的角度，我們論證粵語 a:與ɐ等的對立性質屬長短，歷史演變上並與侗台語族類型一致，音韻上如此處理，那共時的語音性質是否亦能得以證明？由李行德（1985）對廣州話的語音實驗報告中，長短元音的對立亦得到聲學分析（acoustic analysis）上的支持，大致上長元音平均長度為 226 毫秒，短元音平均為 95 毫秒。其音節結構的差異如下：

開尾韻長元音 > 鼻尾韻長元音 > 塞尾韻長元音 > 鼻尾韻短元音 > 塞尾韻短元音

那麼由上述從音韻的屬性、行為與語音的實質區分看，廣州話的元音屬長短的對立也許較為信然，不過其與侗台語族長短元音的性質及歷史演變上率皆雷同<sup>14</sup>，那麼粵語的長短元音是否亦如“介音的問題”般，屬於底層語言的影響，我們初步認為“長短元音”亦間接受侗台語的影響，不過並非同於“介音的問題”般，是無中生有的作結構性調整，而是漢語本有長短元音，南下後在與具長短元音的侗台語相接觸時，相同的性質使然，容受度自然較大，強化了粵語仍保留長短元音，而其他的漢語方言則大多已失去這組對立，下文將再詳細論證。

<sup>14</sup> 廣州話的長短元音僅在 a 組元音時對立，而原始侗台語雖可能長短元音豐富，但在歷史的發展中，亦趨向消失，個別地區 a, i, o, u, 還分長短，一部份地區發展速率上同於粵語只剩 a 分長短，大致上低元音長短的變化最慢，因此一音系中，如果只有一個元音分長短，幾乎沒有例外的為這音系舌位最低的元音，而海南臨高話、侗語北部方言元音都發展到已不分長短，如同粵語台山話。（馬學良、羅季光 1962:199-201, 206、張均如 1986:29-30）

## 3.1.2.2 漢藏語系的長短元音

上節 3.1.2.1 中，我們論證粵語元音的長短對立性質，目的在於與台灣閩南語及其他漢語方言作一有機的聯繫，並以之說明有關“內外轉”可能的實際區分。

馬學良、羅季光（1962）對漢藏語系中的長短元音作了理論性的解釋，指出（1）“元音的長短”在於是主要元音的長短，而非整個音節的長短，音節的長短與元音的長短並不具必然的規定關係，因此大體上單元音不分長短，一般皆體現為長。（2）“長短元音”只在帶韻尾時才具對立，並且長元音韻裡，韻尾是短的、短元音韻裡，韻尾是長的；若用鬆緊的觀點，則長元音韻的韻尾是鬆的、短元音韻的韻尾是緊的；而就輕重的關係的話，長元音韻的韻尾是輕的、短元音韻的韻尾是重的。我們將概念形式化表達如下：

1) 長元音韻 = 長元音 + 短（鬆）（輕）韻尾

2) 短元音韻 = 短元音 + 長（緊）（重）韻尾

上述（2）的觀點最能說明問題，長短韻彼此性質的殊異反映在歷史演變上，長元音韻的元音強而韻尾弱，故易於導致輔音尾的弱化，而短元音韻則反之，韻尾的失落常是長元音變異的現象。（馬學良、羅季光 1962:205-6）

湖南江華麻江河勉話的元音韻尾的弱化現象：

表 八

	沙子	稗子	買	長	西	鹽	地	久
江華	fa	pa	ma	da	fai	dzau	dau	lau
興安	fai	pai	mai	da:u	fǎi	dzǎu	dǎu	lǎu

廣西南丹僮話的輔音韻尾亦同樣弱化。

表 九

	果子	晒（乾）	骨頭	嘴	盛（飯）	點（頭）	冬瓜	菜
南丹	ma:	to:	do:	pa:	tǎu	ŋǎu	fǎu	pǎu
武鳴	ma:k	ra:k	do:k	pa:k	tǎk	ŋǎk	fǎk	pǎk

大致上長元音後的韻尾趨向消失，而短元音縱有變化似仍留有痕跡，例如南丹，對於這個現象我們還可放大視點，尋找同類型的線索，羅美珍（1984:22-3）報導傣語長短元音與輔音韻尾的變化情形。

表 十

長元音鼻音韻尾	傣文	泰	版納	綠春
甜	*hva:n	va:n	va:n	va
睡	*nɔ:n	nɔ:n	nɔ:n	nuə
香	*hɔ:m	hɔ:m	hɔ:m	*huə
家	*rə:n	ru:ən	*hən	*hə
短元音鼻音韻尾	傣文	泰	版納	綠春
舌頭	*lin	lin	lin	liŋ
溫	*ʔun	un	un	neŋ
邊緣	*rim	rim	him	hiŋ
抱	*ʔum	um	um	ueŋ
日	*van	van	van	vɛ
水	nam	nam	nam	nɛ
上（山）	xu:n	khun	xu:n	xɛ
柴	ffu:n	fu:n	fu:n	fɛ

綠春長元音後的輔音韻尾消失，而短元音於高元音（i,u）後雖保留但已有變動的痕跡，並非古樣貌，原-m、-n 併入-ŋ，與上述廣西南丹僮話的入聲相似，而其餘則消失，顯示了短元音韻的變化晚於長元音韻，長元音後的韻尾變異較大，因此也許我們可以先作這樣的判斷，在一音系中短元音韻的變化蘊涵（imply）了長元音韻，音系中短元音韻如已變化，則長元音必已變化，反之不必然。以下入聲仿此。

表 十一

長元音塞音韻尾	傣文	泰	版納	金平（白傣）	金平（黑傣）
果子	*hma:k	ma:k	ma:k	ma:ʔ	ma
根	*ra:k	ra:k	ha:k	ha:ʔ	ha
翅膀	*pi:k	pi:k	pik	piʔ	pi
兒女	*lu:k	lu:k	luk	luʔ	lu
短元音塞音韻尾	傣文	泰	版納	金平（白傣）	金平（黑傣）
鳥	*nok	nok	nok	nok	nɔk
菜	*phak	phak	phak	phak	phak
鐵	*hle:k	lek	lek	lek	lek

侗台語中的元音長短所引起的變異現象，各語言間雖迭有參差，但總體的類型與趨勢卻是一致的，這裡我們可以接著回應文前所提的問題，粵語的長短元音是漢語固有亦或底層影響？我們找到的一個有價值的突破口——在於長短韻所引起的參差不平衡變化。粵語雖然沒有輔音尾的弱化，但若跳高一層的話，整個漢語方言呢？如果漢語方言中有著對應於粵語長短元音的模式，那麼便能夠回溯到我們有權假設的古漢語樣貌，再者比之壯侗語族或其他的語言，漢語系有一個對研究上較有利之處，漢語尚有歷史文獻可徵引參照。

## 4. 現代漢語方言與內外轉

梅耶（Antoine Meillet 1992:4）「進行比較工作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從比較中揭示普遍的規律，一是從比較中找出歷史的情況。」而我們卻是藉這兩種方法交互的運用，藉由前人已抽繹出的普遍規律或歸納的現象為基礎，進行比較還原，尋繹語音的歷史狀況。

### 4.1 晉語的反映

#### 4.1.1 陝西晉語的清澗話

劉勛寧（1983a）討論了陝西清澗話古入聲的分派，與廣州話的入聲因長短元音而分調的情形有所對應，並與《切韻》音系的韻攝有所對應，下表是劉文為兩地當中的入



聲的對應情形的說明。

表 十二

清	古 入 聲					
	次濁	全濁	清	次濁		全濁
廣 州	長			短		
	下陰入	陽	入	上陰入	陽	入
清 澗	舒			促		
	上	聲	陽平	陰	入	陽入

北方方言的官話系統大致已丟失入聲尾，不過江淮官話與晉語仍留有古入聲，清澗話今劃屬晉語區大包片<sup>15</sup>，因此音系中仍有古入聲的痕跡，具體表現為喉塞尾-ʔ，不過並非古入聲整飭系統地全體現為-ʔ，發展速率上有遲速之別，部份雖仍收-ʔ，保持促聲，但一部份則完全併入開尾韻，歸入舒聲，而這兩類與廣州的對應，正在於讀開尾的對應廣州長音韻，收-ʔ尾的對應廣州短音韻。那麼這個橫向的空間比較，如果我們縱向對照歷史作立體的聯繫時，那麼這也正與“內外轉”有所對應。我們先將概念形式化表述如下：

廣州話古入聲		清澗話古入聲		歷 史 音 類
長 音 韻	=	開 尾 韻 -ø	=	外 轉
短 音 韻	=	入 聲 韻 -ʔ	=	內 轉

正如橋本萬太郎（1985:33）所言「“音韻對應”的發現，在語言科學方面只不過是語言事實的整理與分類。作為人類知識勞動的產物，是相當低級的。它只是研究的起點，絕不是終點，...」。因此經驗上我們認為這樣的對應形式應該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詮釋，還可以解釋什麼的。

這個模式讓我們聯想到侗台語族，長短元音所引起的韻尾變化方式，長元音弱，韻尾失落；短元音強，韻尾保留。粵語與晉語無論從方言分群（subgrouping）或地理上

<sup>15</sup> 劉勛寧（1988:2）本人認為將清澗話的方言分區劃入晉語，不盡事實，如上述清澗話古入聲來源今並不全讀入聲，而有分組的趨勢呈兩大類分。不過我們的意見認為方言分區時，除地理參數還有歷史、共時語音條件考量，雖清澗今讀不全保留古入聲，但卻有條件可說，外轉韻攝古入聲變讀舒聲，內轉韻攝古入聲仍在促聲，因此作為以入聲為晉語獨立的條件下（李榮 1985, 1989a），清澗應屬其下的次方言，故依侯精一（1986）的意見清澗可歸入晉語大包片。

的分區(areal classification)都是相隔甚遠的兩個次群，但卻有著這種深層的對應模式，當然兩語相互之間是否有移民直接的嫡傳遷帶，可以是個假設，但目前我們能夠掌握的資料畢竟有限<sup>16</sup>，並無法就此成證或否證，而客觀上也不能明確地論證，它們是如語言接觸般的交互影響，若排除這些外緣因素時，毋寧只能推為祖語的反映，暗示了祖語的性質。

薩丕爾(Sapir 1921/1997:48)「兩種在歷史上有關的語言或方言，可能沒有任何共同的語音，但是它們的理想的語音系統，卻可以是同格局的。」粵語與晉語之間的聯繫若可以反映至歷史層面，那麼粵語的長短元音也許並不來自底層語言，長短元音也許正是古漢語的保留。如果這設想屬實，我們便不能只滿足於兩語言間的對應聯繫，為何清澗並不以長短元音的形式呈現，理論上我們對此仍得有所辯證，馬學良、羅季光(1962:195-7)指出音系中元音雖然已將長短當成對立的主要特徵，但長短仍可能伴隨舌位等音質的差別，大致上長元音的舌位比短元音低<sup>17</sup>，例如廣西興安勉語的a: : a 實際為A: : ǝ，且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短元音不論原來舌位的高低、前後都易於央化為-ə，例如：廣西靖西僮話。

表 十三

	靖 西	武 鳴
皮膚	nǝŋ	nǎŋ
飽	ʔǝm	ʔim
淡	tsǝt	cũt

因此長短成組的元音變化中，短元音與相應的長元音混同的語言甚少，短元音除易於央化外，大致上原長短對立的特徵轉變為舌位高低的特徵(張均如 1986:29)。那麼這裡的經驗可供我們回視清澗話是否依然如是，陝北清澗入聲韻的體現從共時的角度看，只有一組韻為-əʔ，但從方言比較上看，卻與可能與山西忻州方言有所對應，忻州入聲韻有-aʔ, -əʔ, -ǝʔ三組，對應清澗的-a, -ɛ~ɤ, -ǝ 三組(王洪君 1990:12)，除-ɤ為借入的文讀層可排除外(劉勛寧 1983a)，清澗的-a, -ɛ, -ǝ三個形式投射於歷史音類中，很可以說明問題，例如：

<sup>16</sup> 參李新魁(1983)、葉國泉、羅康寧(1995)。

<sup>17</sup> 僅少數方言如僮語北部方言、黎語於高元音時例外，廣西龍勝、隆安僮話於中元音時例外，但都不太普遍(馬學良、羅季光 1962:195-6)。

表十四

	深	臻	曾	通	咸	山	宕	江	梗
清潤	əʔ	əʔ	əʔ	əʔ	ɑ~i ɛ	ɑ~i ɛ	iɛ	iɛ	ɑ~i ɛ

對應於廣州短元音韻的清潤古入聲韻，元音體現為央元音-W，對應於廣州長元音韻的清潤古入聲韻，元音體現為-a, -E 等低元音，其他如壯侗語言等長短元音的變化情形如出一轍，因此如上述假使古漢語屬具元音長短對立的語言，因何清潤並不體現？於此我們已有理論上的詮釋之道，雖然古代可能具有長短元音的性質，但現今的漢語方言大多重估（reinterpretation）為高低的對立，而粵語的體現正反映了古代的樣貌，而這在文獻上正是“內外轉”的真正區別。我們將此經驗作一概念性的總結如下：

表十五

古音		今音		
內外轉	語音區分	廣州	其他漢語方言	
			元音	韻尾
外轉韻攝	長元音韻	長元音韻	低元音	輔音尾較易弱化
內轉韻攝	短元音韻	短元音韻	高元音	輔音尾較多保留

不過這樣的看法畢竟只聯繫兩地方言與運用民族語言的通則，仍究可能只是個暫時性假設，因此我們期望其他漢語的反映能依然如是，我們擬再宏觀的大範圍比較廣域的漢語方言，以對此問題增加量的信度與質的深入。

#### 4.1.2 其他晉語方言的反映

俞光中（1986:262）討論“內外轉”的性質時，從諸多漢語方言中觀察“內外轉”的區別在於開口度的大小差別，外轉開口大於內轉，不過其舉晉語晉中話的語例卻值得作進一步的說明：

表十六

	太原		榆次	太谷	清徐	壽陽	交城	孝義	平遙	離山
	市區	晉源								
外轉 咸山攝	E	æ	E	ẽ	E	E	ã	E	E	E
內轉 深臻攝	ãŋ	ã	ã	ã	ã	ã	õ	ã	ã	ã
	uãŋ	uã	uã	uã	uã	uã	uõ	uã	uã	uã
	iãŋ	iẽ	iãŋ	iã	iẽ	iã	iẽ	iã	iã	iã
	yãŋ	yẽ	yãŋ	yã	yẽ	yã	yẽ	yã	yã	yã
外轉 宕(江)攝	a	o	a	a	a	a	a	E	E	a

上表中可以觀察出兩個重點，第一、變化分布與演變速率，晉語的陽聲韻尾變化，同於清澗入聲變化方式，外轉韻攝大致失去鼻音尾僅少數體現為鼻化韻，而內轉韻攝雖亦享有演化上的效力，但速率上顯然遲於外轉，還表現為鼻化韻，甚至仍有未變的形式。這個表現合於上述外轉韻易失去韻尾，而內轉反之，當然這並不表示內轉韻攝韻尾絕不弱化，而是速率的問題，因此音系中若發生韻尾弱化現象，外轉常走在前面，換言之我們可以判斷，音系中若內轉韻攝韻尾發生弱化現象，則外轉應早已發生，亦即內轉韻攝變化的時間蘊涵（*imply*）了外轉，與我們在 2.1.2.2 中討論關於傣語長短元音的變化方式，短元音的變化蘊涵了長元音相同。

第二、另一個觀察的現象乍看卻不合於內轉韻攝元音高於外轉的看法，俞文雖沒有解釋，我們的看法是這現象應與晉語元音的大量極度的高化有關，並仍與演變的速率有關，晉語元音的高化主要集中在山、宕、梗等攝上（陳慶延 1991:439），我們舉王洪君（1987:20-30）關於山西聞喜方言白讀層的語例作說明。

表十七

	宕江		梗		咸山		果		曾通		深臻	
	古音	今音	古音	今音	古音	今音	古音	今音	古音	今音	古音	今音
開一	*aŋ	ə(uə)			*ap	iɛ	*a	ə(uə)	*əŋ	ẽi	*ən	ẽi
開二	*ɔŋ	iə(ə)	*æŋ	iɛ			—	—	—	—	—	—

開三	*jaŋ	uə			*jɛp	iɛ	*ja	ia	*jəŋ	iēi	*jən	iēi
合一	* <sup>w</sup> aŋ	uə					*ua	uə	*uŋ	uēi	*uən	uēi
合三	* <sup>j</sup> <sup>w</sup> aŋ	yɛ(ə)			* <sup>j</sup> <sup>w</sup> ɛp	yɛ	* <sup>j</sup> <sup>w</sup> a	ya	*juŋ	yēi	*juən	yēi

聞喜方言整個音系元音高化的情形十分明顯，外轉韻攝整體都已高化，而且推使了內轉韻攝移動，尤其宕江攝的行為讀入古曾、深、臻等攝的元音形式，音系為保持一定的區別，便跟著變化移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推鏈”（push chain）的移動模式，宕江攝\*a→ə，逼使深臻曾通\*ə→e，這鏈移的方式只於聞喜音系中判斷，並非全部的晉語都體現。不過內轉韻攝元音變化的行為，顯然依然在外轉之後，例如曾、深攝雖已讀鼻化韻，但外轉諸攝則已完全讀開尾韻了，從變化行為看上，外轉韻攝的變化應早於內轉。因此我們對上述晉中話內外轉的元音性質相反的情形嘗試地提出解釋，此應與山西方言元音高化的行為有關。

## 4.2 吳語的鼻輔音韻尾現象

吳語的情形俞光中（1986:261）報告了今派上海話的情形，大致上變化的行為符合一般的認識，外轉失落韻尾，內轉保留。

表十八

外轉	今派上海話	內轉	今派上海話
咸攝	i, ø, E	深攝	in, ən
山攝	i, ø, E	臻攝	in, ən, yn
宕（江）攝	ã, ǣ	通攝	oŋ
梗攝	yn, ən, ǣ, oŋ	曾攝	in, ən, oŋ, ǣ（朋白讀一字）

若觀察擴大整個吳語區中陽聲韻的變化情形，“+”表鼻輔音韻尾仍保存，“-”表丟失鼻輔音韻尾，“±”表鼻化韻階段。（潘悟雲 1994:392）

表十九

	通	鍾(脣)	曾	梗(脣)	臻	深	鍾	江	宕	梗(洪)	咸	山
縉雲	+	+	+	+	+	+	-	-	-	-	-	-
青田	+	+	+	+	+	+	-	-	-	-	-	-
溫州	+	+	+	+	+	+	-	-	-	-	-	-
天台	+	+	+	+	+	+	+	-	-	-	-	-
武義	+	+	+	+	+	+	+	+	+	-	-	-
永康	+	+	+	+	+	+	+	+	+	-	-	-
溫嶺	+	+	+	+	+	+	+	±	±	±	-	-
黃岩	+	+	+	+	+	+	+	±	±	±	-	-
寧波	+	+	+	+	+	+	+	±	±	±	-	-
湖州	+	+	+	+	+	+	+	±	±	±	-	-
上海	+	+	+	+	+	+	+	±	±	±	-	-
蘇州	+	+	+	+	+	+	+	±	±	±	-	-
紹興	+	+	+	+	+	+	+	±	±	±	±	±
定海	+	+	+	+	+	+	+	±	±	±	±	±
浦江	+	+	+	+	+	+	+	±	±	±	±	±
常州	+	+	+	+	+	+	+	+	+	+	±	±
金華	+	+	+	+	+	+	+	+	+	+	±	±
東陽	+	+	+	+	+	+	+	+	+	+	+	+
蘭溪	+	+	+	+	+	+	+	+	+	+	+	+

內外轉不同的對比行為十分明顯，各方言間的音系發展雖呈顯了參差與不平衡，如東陽、蘭溪至今未變，維持古陽聲韻的傳統仍讀鼻音韻尾，但縉雲、青田、溫州則一馬當先，變化行為甚至擴及內轉的通攝鍾韻。但不論如何其蘊涵關係不變，從語料上的顯示，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同一音系中，內轉已丟失輔音尾而外轉仍保留，內轉變化行為快於外轉這樣類型的例子。因此總覽地看，吳語區的變化動向仍一致，且古內外轉分居的態勢劃然，若分攝的看，吳語區中咸山攝的變化最是神速，內轉韻攝則鍾韻最先有徵兆。

附帶再說浙南吳語義烏方言甚至亦有些許長短對立的痕跡，並與侗台語族有所對應，長音韻已轉讀開尾韻，而短元音韻則仍有喉塞-ʔ的特徵。（金有景 1983:52）

表二十<sup>18</sup>

	文	白
傷~心	suən <sup>1</sup>	suəi <sup>1</sup>
想	suən <sup>2</sup>	suəi <sup>2</sup>
良、糧	suən <sup>3</sup>	suəi <sup>3</sup>

表廿一

	第7調(短)	第7'調(長)	第8調(短)	第8'調(長)
義烏	thiəʔ 踢(文)	thɛ:i 踢(白)	diəʔ 耀(文)	dɛ:i 耀(白)
壯語	nap 插	ta:p 塔	tap 蹬	ta:p 座(房子)
布依語	taʔ 舀	za:p 挑	kap 捉	ka:p 挾
么佬語	pak 北	pɛ:k 嘴	pak 蘿蔔	pa:k 雹子
毛難語	pak 北	ta:p 挑	dak 聾	da:k 骨頭

### 4.3 西南官話的咸山攝行為

吳語的語料顯示外轉韻攝中，咸山攝的變化速度最快，那麼其他的漢語方言是否亦如此？陳淵泉（Chan 1975）對現代方言的鼻化韻及聯繫近古代漢語（pre-modern Chinese）的資料分析指出，鼻化韻大量來自/-Vn/，且集中在低元音。那麼聯繫古韻攝便應在咸山了，張琨（1993）的歸納亦如此。因此我們嘗試再作一檢別，於一般的認知上，北方官話系統的輔音韻尾變化中，雖古入聲韻大多失去，但陽聲韻的變化行為就

<sup>18</sup> 表二十與表廿一所列之浙南吳語義烏方言的音韻行為，主要焦點在於「長元音」的殘存與「陽聲尾」的丟失的互動關係，換言之，這裡彰顯地是「白讀」由於「長元音」的影響使得韻尾脫落，而外來的「文讀層」，則因其元音表現為「短元音」，是故音韻變化的速度尚趕不上白讀層所走過路。那麼如此讀者是否可能猜想文、白兩讀中，古代一屬「內轉」、一屬「外轉」？這其實在理論上並非不能成立，需知「文讀層」與「白讀層」的不同，本質上並非一個語言內兩個「歷史」層次的不同，而是兩個語言「地理」上的不同，「白讀」常為「本地」所固有，而「文讀」則是「外地」所傳入，所謂「文白讀」表現了「歷史層次」的不同，那是因為人們另一智謀的體現，因為「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差別往往也代表歷史演變上的階段。所以橫裡頭的差別往往就代表豎裡頭的差別」（趙元任 1968:99），如此才把本質上原是橫向間「地理層次」的差別現象，轉而概念化為縱向的「歷史層次」觀。準此，當我們建立這樣的文、白觀念後，對於上述之議題文、白兩讀是否可能古代一屬「內轉」、一屬「外轉」？自己思通半矣，「內轉」、「外轉」祇不過是人為性質的概括而已，並非所有漢語方言的終極分類，因此誠如何大安（1986:237）所言「此一方言所承之古語梗攝入內轉，彼一方言所承之古語梗攝入外轉。」實屬當然。

顯得較不激烈，那麼其若也有失去鼻音韻尾的現象，便可供我們觀察其動向的肇始，我們舉楊時逢（1960:118-9）報導的四川西南官話為例，看其內外諸攝的變化行為。

表 廿 二

	外轉韻攝	例字	成都	青神	隆昌	雲陽
咸          山	咸銜山刪（見系開）	減	tɕien	tɕiẽ	tɕien	tɕien
	談寒威銜山刪（非見系開）、凡元	談	than	thã	than	than
	覃（端系）	貪	than	thã	than	than
	覃談寒（見系）	感	kan	kã	kan	kan
	桓（幫見系）	半	pan	pã	pan	pan
	桓（端系）	短	tuan	tuã	tuan	tuan
	仙（知系合）	船	tshuan	tshuã	tɕhuan	tshuan
	鹽仙（知系開）	陝	san	sã	ɕan	san
	仙元仙（見系合）	倦	tɕyen	tɕyẽ	tɕhyen	tɕhyen
	仙（精組合）	全	tɕhyen	tɕhyẽ	tɕhyen	tɕhyen
	鹽嚴添仙元先（開、除知系）	險	ɕien	ɕiẽ	ɕien	ɕien
	唐、江（除見系）、陽（非莊組）	剛	kaŋ	kaŋ	kaŋ	kaŋ
宕 江	江（見系）	講	tɕiaŋ	tɕiaŋ	tɕiaŋ	tɕiaŋ
	陽（端見系開）	香	ɕiaŋ	ɕiaŋ	ɕiaŋ	ɕiaŋ
	陽（知章組）	張	tsaŋ	tsaŋ	tɕaŋ	tsaŋ



表 廿 三

	內轉韻攝	例字	成都	青神	隆昌	雲陽
臻	痕登（開、除幫組）	恨	xən	xən	xən	hən
	魂（幫見系）	門	mən	mən	mən	mən
	魂（見端系）	頓	tən	tən	tən	tən
	文（非組）	分	fən	fən	fən	huən
	諄（知系）	春	tshuən	tsuən	tʂhuən	tshuən
	諄文（見系）	均	tɕyin	tɕyin	tɕyin	tɕyin
深	諄（精組）	旬	ɕyin	ɕyin	ɕyin	ɕyin
	侵真欣（幫端見系）	稟	pin	pin	pin	pin
	蒸（端見系開）	陵	nin	nin	nin	nin
	清庚=青（幫端見系開）	名	min	min	min	min
	侵臻（莊組）	森	sən	sən	sən	sən
	侵真（知章組）	沈	tshən	tshən	tʂhən	tshən
曾	蒸清（知章組）	徵	tsən	tsən	tʂən	tsən
	庚=耕（開、除幫組）	冷	nən	nən	nən	nən
	登庚耕（幫=開、見=合）第一派	崩	pən	pən	pən	pən
梗	登庚耕（幫=開、見=合）第二派	朋	phoŋ	phoŋ	phoŋ	phoŋ
通	東冬鍾（幫系）	夢	moŋ	moŋ	moŋ	moŋ
	東冬（端系-）	洞	toŋ	toŋ	toŋ	toŋ
	東冬（見系-）	公	koŋ	koŋ	koŋ	koŋ
	東鍾（泥精組=）	隆	noŋ	noŋ	noŋ	noŋ
	東鐘（知系=）	中	tsoŋ	tsoŋ	tʂoŋ	tsoŋ
	東鐘（見系=）	恭	koŋ	koŋ	koŋ	koŋ

音系之間與方言之間都可見到變化的遲速，表中“青神”一地僅外轉咸山攝讀鼻化元音，其餘則否，而青神為楊時逢（1960:127-8）分區中第二區的代表，但同區中尚有變化更快的，“馬邊”一地已擴及宕攝。而四川的其餘地點則多仍保留鼻輔音尾的形式。李榮（1961:46）介紹《四川方言音系》的評論中，指出樂山、洪雅兩地“鹽”讀-ie 韻，“泉”讀-ye 韻，亦是咸山攝丟失韻尾的例子。

## 4.4 湘語的鼻輔音韻尾現象

湖南方言中亦可見輔音韻尾弱化的形式，我們以楊時逢（1974）所報告的 75 個湖南方言點為主，整理其古陽聲韻的變化態勢，表前的數字序號為楊時逢報告的方言點編號，因我們重新整理，故錄其原序號以便示別檢尋。從古音的角度看，“聲類”、“開合”、“等”、“攝”…等，都是我們判斷演變時應設想的思考條件，但為清楚眉目，及考慮並非所有攝都四等俱全，因此我們下表選取的陽聲韻類，以見系開口三四等為主，通攝則歸合口，一定程度上已可反映大致的情形，少數方言如“安仁”、“永興”等還可以“等”或“聲類”為條件，例如其在內轉韻攝中一、二等或三、四等莊組字已變為鼻化韻，比同攝的其他類組快，不過並不影響結論，因為同音系的外轉韻攝都已鼻化了，因此我們在表中暫不表示出來，以求簡潔。

表 廿 四

		通	曾	梗	臻	深	宕	咸	山
75.	辰谿	u	ieĩ	ieĩ	ieĩ	ieĩ	iau	iẽ	iẽ
65.	永綏	õ	ĩ	ĩ	ĩ	ĩ	iã	iã	iã
27.	武岡	ʌŋ	ĩ	ĩ	ĩ	ĩ	iã	ie	ie
57.	道縣	oŋ	ĩ	ĩ	ĩ	ĩ	iã	iẽ	iẽ
63.	永順	oŋ	ĩ	ĩ	ĩ	ĩ	iã	iẽ	iẽ
23.	綏寧	ʌŋ	ĩ	ĩ	ĩ	ĩ	iã	iẽ	iẽ
69.	瀘溪	oŋ	ĩ	ĩ	ĩ	ĩ	iã	iã	iã
73.	麻陽	oŋ	ĩ	ĩ	ĩ	ĩ	iã	iã	iã
38.	常寧	ʌŋ	ieĩ	ieĩ	ieĩ	ieĩ	iõ	iã	iã
42.	耒陽	ʌŋ	iè	iẽ	iẽ	iẽ	iõ	ĩ	ĩ
59.	江華	oŋ	ĩ	ĩ	ĩ	ĩ	ioŋ	iẽ	iẽ
62.	大庸	oŋ	ĩ	ĩ	ĩ	ĩ	iaŋ	iẽ	iẽ
64.	保靖	oŋ	ĩ	ĩ	ĩ	ĩ	iaŋ	iẽ	iẽ
32.	湘鄉	ʌn	in	in	ian	ian	iaũ	ĩ	ĩ
35.	茶陵	ʌŋ	in	in	in	in	iõ	iẽ	iẽ
44.	永興	ʌŋ	in	in	in	in	iã	iẽ	iẽ
5.	安化	ən	in	in	in	in	iã	ie	ie
13.	南縣	ən	in	in	in	in	iã	iẽ	iẽ

56.	零陵	oŋ	in	in	in	in	iã	iẽ	iẽ
61.	桑植	oŋ	in	in	in	in	iã	iẽ	iẽ
48.	酃縣	Λŋ	in	in	in	in	iã	iã	iã
29.	新化	uəŋ	iŋ	iŋ	iŋ	iŋ	iõ	iẽ	iẽ
49.	桂東	oŋ	iŋ	iŋ	iŋ	iŋ	iõ	iẽ	iẽ
43.	安仁	əŋ	ien	ien	ien	ien	iõ	ĩ	ĩ
39.	寧遠	oŋ	iŋ	iŋ	iŋ	iŋ	iẽ	iẽ	iẽ
1.	長沙	oŋ	in	in	in	in	ã	ã	ã
4.	益陽	ən	in	in	in	in	ioŋ	ie	ie
36.	汝城	i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a	ia
9.	澧縣	oŋ	in	in	in	in	iaŋ	iã	iã
12.	沅江	ən	in	in	in	in	ioŋ	iẽ	iẽ
15.	湘陰	i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24.	城步	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31.	祁陽	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47.	龍山	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67.	沅陵	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70.	芷江	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74.	乾城	oŋ	in	in	in	in	iaŋ	iẽ	iẽ
58.	永明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ẽ	iẽ
19.	瀏陽	Λn	iΛn	iΛn	iΛn	iΛn	ioŋ	iẽ	iẽ
34.	攸縣	Λ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eĩ	ieĩ
25.	通道	oŋ	in	in	in	in	iaŋ	iĩ	iĩ
2.	湘潭	ən	in	in	in	in	ien	ĩ	ĩ
3.	寧鄉	ən	in	in	in	in	iaŋ	ĩ	ĩ
33.	衡山	Λŋ	iΛŋ	iΛŋ	iΛŋ	iΛŋ	ioŋ	ĩ	ĩ
6.	桃源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7.	慈利	oŋ	in	in	in	in	iaŋ	ian	ian
8.	臨澧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10.	安鄉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11.	漢壽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16.	岳陽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21.	黔陽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22.	會同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26.	新寧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37.	衡陽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66.	古丈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60.	石門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71.	靖縣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72.	晃縣	o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28.	溆浦	Λ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17.	臨湘	Λŋ	in	in	in	in	iaŋ	ien	ien
30.	邵陽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en	ien
14.	華容	oŋ	iən	iən	iən	iən	iaŋ	ien	ien
18.	平江	Λŋ	in	in	in	in	ioŋ	ien	ien
46.	常德	oŋ	in	in	in	in	iaŋ	ian	ian
68.	鳳凰	oŋ	in	in	in	in	iaŋ	ian	ian
45.	郴縣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eŋ	ieŋ
20.	醴陵	Λŋ	iΛŋ	iΛŋ	iΛŋ	iΛŋ	ioŋ	ieŋ	ieŋ
50.	資興	oŋ	ieŋ	ieŋ	ieŋ	ieŋ	iaŋ	ieŋ	ieŋ
54.	宜章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aŋ	iaŋ
40.	嘉禾	om	iŋ	iŋ	iŋ	iŋ	iaŋ	iaŋ	iaŋ
41.	藍山	Λ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aŋ	iaŋ
52.	新田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aŋ	iaŋ
53.	臨武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aŋ	iaŋ
55.	東安	oŋ	iŋ	iŋ	iŋ	iŋ	iaŋ	iaŋ	iaŋ
51.	桂陽	oŋ	iŋ	iŋ	iŋ	iŋ	iæŋ	iæŋ	iæŋ

從上表網點的漸層表示，我們可以觀察到幾點現象，第一為音變的階段性與趨向性，“辰谿”、“永綏”內外轉大致皆讀鼻化韻，質言之音系中已失去陽聲鼻音韻尾，變化速度最快；第二內外轉行為的不同清晰可見，而其變化的蘊涵關係仍甚清楚，第三從韻攝的角度看，咸山攝的變化是外轉韻攝中最快，宕（江）攝次之，與上述吳語、西南官話的檢視相同。不過尚有兩點相異處可討論，一是梗攝，一是通攝。

湖南方言的語料顯示通攝大致為內轉韻攝中最慢變化的，情形與張琨（1993）對吳

語與大部份的官語區作的觀察相同，但這樣的結果與 4.2 吳語中通攝鍾韻變化較其他內轉韻攝快相衝突，而吳語梗攝的行為與其他外轉韻攝相同，故歸入外轉，但湖南方言從比較上可以看到梗攝的行為同於內轉，故劃入內轉，那麼我們怎麼對待這兩類形式上的齟齬？

當然我們並非以理論套入實際的語言上，然後「從心所欲」或歸內、或歸外，反之我們的判斷在於尊重語言的事實，視語言的真實現象反映，來作「不逾矩」的有序分類，韻攝性質相近與變化行為雷同，才是作出分類的判斷基礎，因此文獻的紀錄只能提供我們判斷的參考，吳語梗攝歸外轉，具體表現為低元音，屬大部份南方方言的反映，而湘語的梗攝入內轉，具體表現為高元音，形成梗攝在語言中南低北高的大致傾向（李榮 1989b, 1996、張光宇 1990b），另外日語吳音亦反映了梗攝低元音的性質，一如東南方言（平田昌司 1995），誠如何大安（1986:237）所言「此一方言所承之古語梗攝入內轉，彼一方言所承之古語梗攝入外轉。」因而通攝在兩地的實際反映，正是語言實際的性格表現，尊重方言，進而透視語言的本質，預視語言的趨勢動向，才是我們的遵從的原則、研究的手續與工作標的。

#### 4.5 徽語的鼻輔音韻尾現象

徽語是個元音鼻化現象較為普遍的的方言，-n、-ŋ 尾也不對立（鄭張尚芳 1986:8），歙縣、績溪表達了這樣的能力，各韻攝大體上都已鼻化或失去鼻輔音韻尾。因此我們藉之以觀察徽語其古陽聲韻的鼻化現象，仍以“+”表鼻輔音韻尾猶保存，“-”表丟失鼻輔音韻尾，“±”表鼻化韻，績溪語料取自趙日新（1989），其餘取自馬希寧（1997:123-48）。

表 廿 五

	通	臻	深	曾	梗	江	宕	咸	山
歙縣	±	±	±	±	±、-	-	-	-	-
績溪	±	±	±	±	±	±	±	-	-
休寧	+	+、-	+	+、-	+、-	-	-	-	-
屯溪	+	+、-	+、-	+、-	+、-	-	-	-	-
黟縣	+	+、-	+、-	-	-	+	+	-	-
江灣	+	+、±	±	±	±	±	±	+、±	-
婺源	+	+	+	+、±	+、±、-	±	±	+、±	+、±

咸、山攝的變化速度仍是最快，通攝一般的速度則最慢，歙縣、績溪因鼻音尾已完全消失，故通攝鼻化，而梗攝從元音性質與變化的行為上看，可以入外轉。

#### 4.6 閩南語系的鼻輔音韻尾現象

如首段 1 緒言所述，台灣閩南語的鼻化元音現象，大致上的變化傾向可以與“內外轉”有所聯繫，文獻上王育德（1966）、余霽芹（1982:358-64）、李海雨（Lee 1994:226-235）都報告過閩南系語言的中古陽聲韻白讀層讀開尾韻，曾與中古的“內”、“外”有過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以余霽芹（1982:358-64）所報告的閩南系廣東遂溪方言的文白現象中，將之與台語的鼻化韻作個比較。

表 廿 六

	咸		山				宕（江）		梗			深
	膽	添	趕	箭	件	縣	章	腔	柄	聲	橫	林
遂溪	ta		kua	tsi		kuai	tsio		pæ	sia	huɛ	
台語	tã	thĩ	kũã	tsĩ	kĩã	kũãĩ	tsĩõ	khĩõ	pẽ	sĩã	hũãĩ	nã

如果再計成音節鼻音的話，還可以得到如下的對應形式。

表 廿 七

	蟹	宕（江）				臻		
	媒	湯	兩	狀	光	昏	頓	門
遂溪		tho	no	tso	kui	hui	tui	mui
台語	hm	thŋ	nŋ	tsŋ	kŋ	hŋ	tŋ	mŋ

一個音系中的語層疊置，可能包含了“時代”與“地域”兩個質素（張琨 1985:108、張光宇 1990c:191-2），反過來說分散各地的次方言間，便可能找到互相對應的層次，不過也因為各次方言間“層次的不同性”所致，台語白讀鼻化韻與遂溪的對應便不盡然一致，上表的鼻化韻的對應中，台語內轉深攝的“林”亦讀鼻化韻，若觀察成音節鼻音的話，內轉臻攝亦應屬古陽聲韻鼻輔音尾的弱化形式，不過蟹合一明母的“媒”其韻母-m 應是來自古明母，故並非本文所論述的現象，僅列以參考。

上表顯示的情形一如前面所討論過的其他語言，大致上內外轉的區別在於輔音韻

尾弱化的與否，或說是快慢，台語的內轉中除了“曾攝”、“通攝”沒有鼻化韻其他都有，當然是否真的沒有，亦或在歷史的發展中鼻化的形式因競爭失敗而消失，我們並說不得準，不過若聯繫入聲韻，曾攝的“食”唸 *tsiaʔ*，這是舒促間的不平衡，漢語方言間大體上入聲韻的失落快於陽聲韻，因此從現象上看，台語的古陽聲韻的鼻化現象仍足以顯示出內外轉的分際。

而另外深攝除“林”外，尚有一例“今”讀 *kĩã*，如“今仔日” *kĩã-a²-dzit⁸*，不過我們認為這是源自音節的併合（*syllable contraction*），即 *kĩã-a² < kin¹-na²* “今仔”，除此外於同攝中例子都不多，這個現象可以與上海話內轉曾攝的“朋”韻母讀 *-ã* 放在一起思考（俞光中 1986:261），我們初步的觀察認為此為“攝”與“攝”之間語音形式的重合，例如上海曾攝僅“朋”一例韻讀為 *-ã*（其餘的形式為 *-in, -ən, -oŋ* 等），顯然讀入了梗攝的形式。

表 廿 八

	深		咸				
	開三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三
	針	林	擔	斬	鹽	添	帆
白讀	<i>-iam</i>	<i>-ã</i>	<i>-ã</i>	<i>-ã</i>	<i>-ĩ</i>	<i>-ĩ</i>	<i>-aŋ</i>
文讀		<i>-im</i>	<i>-am</i>	<i>-am</i>	<i>-iam</i>	<i>-iam</i>	<i>-uan</i>

由上海之例反視台語的“林”理應相同，深攝讀如咸攝。不過這裡用“攝”的名稱概括，只是方便說，具體的聯繫，各有不同。深攝的“林” *nã⁵*，只有一例相似的例子如“今”讀 *kĩã*，而這個語音形式應來自合音並非歷史上音韻層次的問題。而深攝文讀 *-im* 與咸攝的 *-iam* 有別，但另一白讀如“針” *tsiam* 低元音的形式讀如咸攝覃韻類的白讀如“含” *kam⁵*，如此這低元音的形式是如何解釋，是“存古”抑或“創新”，當我們擴大視野時可以見到，深攝上古屬侵部，漢語上古的侵部和泰語的 *-am* 有所對應（邢公畹 1998:9），例如：

	上古音	廣州	泰語	
金	<i>*kjəm</i>	<i>&gt; kam</i>	<i>: kham</i>	金子

因此深攝後世大致上讀非低元音或短元音，同時也入內轉，方言間亦多如此體現，台語的“林”白讀讀  $na^5$ 、“針”讀  $tsiam$  低元音的形式，也許正與泰語有所對應，因此形式上讀如咸攝，但性質應是“存古”的樣態，而-a的體現，應是變化快於-iam 層次的形式。

#### 4.7 長短元音的區域特徵

由北望南晉語、吳語、湘語、徽語到閩語、平話、粵語，廣州話音系表現為長短元音對立，而一般的漢語方言則體現為輔音尾消失，再縱然都走輔音尾消失的方言，演變上攝與攝之間關係聯繫亦不盡相同，這些廣域的漢語方言現象，散開來都是一個個的個例，難免認為雷同不過是偶然性，但若在一定的高度加以總持整合，卻仍可見實有著齊整的對應關係，若由歷史語言學去回溯地認識，此顯示了古漢語具長短元音的可能，鍾奇（1997）亦表達此看法，只是如此設定我們仍得解釋為何長短元音只在粵語與平話中有所反映？我們認為此來自南方的民族語言影響，亦即因長短元音對立的結構與侗台等少數民族語言結構上相同，強化了粵語與平話保留了此特徵，甚至於演變上亦與侗台語同步，雖音系中各元音仍有長短，但大致上只剩一組  $a:$  :  $a$  的對立，演變較快的如粵北，已沒有長短元音對立的現象，而相應的侗語北部方言也大體不分長短了（張均如 1986:30），粵語、平話的地理分布與壯侗語族大致相合，語言間總是有接觸便有干擾（interfere），戴慶廈（1990）「語言關係是雙向的，相互的，即不管什麼語言，它既能影響別的語言，也會受別的語言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地理的設想應是有根據的，亦即可以將“長短元音對立”視為南方或西南一帶諸語言的區域特徵（areal features）（陳其光、田聯剛 1991:219）<sup>19</sup>

從語言比較的形式回溯，上古漢語應具有長短元音，鄭張尚芳（1988）的構擬代表了這一看法。當然擬測、重建都是一種形式的回溯，從構擬的角度看，未始不能將長短換成另一組對立，因為構擬的只是音位擬測值（phonemic reconstructed value），因此王力（1981:146）即認為漢語的語音從古到今都是  $a$  系統與  $\text{ə}$  系統的對立。這兩類的區別也就體現在內外轉，蒲立本（E.G. Pulleyblank 1970）即認為等韻圖是以“外轉”  $a$ 、“內

<sup>19</sup> 橋本萬太郎（1985:30-1）建議最好取消“區域特徵”這一術語，因為擔心變成只是用來描述或概括現象，而不進一步追問事實的內在機制。不過我們這樣使用是因為，如上所述“區域”只是用來為我們認識此特徵的分布範疇，主要仍是由各語言間的結構面向入手，探尋其具體音變的肌質，而作出較動態的解釋。如此也許可稍合於橋本先生的要求。李王癸（1978:479）認為「如果把區域特徵看作：語言因為與鄰近語言接觸（contact）的關係，而促使它發生一些變化，終於也帶有鄰近語言的某些特徵。這就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與爭論了。」



轉” ə 為主要對立。不過我們的學術興趣不在重建，確認為長短，是據我們擁有的語料，去盡量回溯到有權假設的形式，我們的工作是在尊重語言下，將語言儘量解釋到可以相信的程度，真實地對待語言<sup>20</sup>。

## 5. 內轉韻攝的音韻變化

當我們由外轉韻攝看到了輔音韻尾消失的動力，倒過來想內轉韻攝是否也有只符合於它自己的音韻變化，劉寶俊(1993b)報告了漢語方言中的“一等 i 介音”的現象，而這一現象大致上以內轉韻攝為肇始處，音理在於“內轉” ə 元音易增生介音，而若外轉韻攝也增生 i 介音時，其共時的元音性質必已變為前元音，始有增生 i 介音的條件，因此總體上內轉韻攝增生 i 介音 (glide-epenthesis) 的現象早於外轉。

夏劍欽(1982:464)、張家良(1986:191)報告的湖南瀏陽方言：

表 廿 九

	流開一		曾開一		臻開一		山開一	咸開一
	某	走	等	能	吞	很	肝	含
瀏陽	miau	tɕiau	tĩ	lĩ	thĩ	ɕĩ	ciɛn	jiɛn

秦炯靈(1987:100)報告的湖北廣濟方言：

表 三 十

	流開一			
	鈎	狗	口	藕
廣濟	tɕiau	tɕiau	tɕhiau	ńiau

<sup>20</sup> 當我們作了上述的研究，讀者也許還可以有一疑問，為何所謂的「長短元音」其分布祇體現於輔音韻尾前，或說祇影響輔音尾變化，這一問題其實在§3.1.2.1 表四中已有說明，以粵語而論，實者任何元音皆可能有其長短不同的形式，祇是一般於分布上形式互補，因此處理為同一音位，再者本文的探討焦點在於「長短元音」與「輔音韻尾」的互動兼及其與古韻類「內、外轉」的關係，所以眼光鎖定於「陽聲韻尾」的變化，觀察其音韻變化時的條件與速率，是故對於「長短元音」在其他的音韻格局中如何體現，則留俟後文。

沈文玉（1990:218）、陳妹金（1990:218）報告的內蒙古包頭方言與江蘇蘇州昆山周莊鄉：

表 卅 一

	流開一		咸開一		山開一	
	狗	口	干	敢	干	看
包頭	kiəu	khiəu	tĩĩ	liĩ	thĩĩ	ɕĩĩ
周莊鄉	kiəu	khiəu				

一虛（1992:25）報告的甘肅武山方言：

表 卅 二

	果開一		咸開一		山開一		宕開一	
	歌	荷	鴿	磕	割	渴	各	鶴
武山	kiɿ	xiɿ	kiɿ	khiɿ	kiɿ	khiɿ	kiɿ	xiɿ

劉寶俊（1993a:224）報告的湖北崇陽方言：

表 卅 三

	流開一		曾開一		臻開一	
	偷	剖	騰	僧	吞	很
崇陽	thio	phio	thie	ɕie	thie	xie

日健（1994:400）報告的廣東客家話：

表 卅 四

	流開一			
	某	樓	陡	奏
客話	miu	liu	tiu	tsiu

晉語中亦有此現象（語料來源轉引自張光宇 1996:179）。

表 卅 五

平遙	搓 tciE	左 tciE	哥 kiE	我 ɲiE	鵝 ɲiE	蛾 kiE
太谷	托 thie	羅 lie	哥 kie	我 ɲie	鵝 ɲie	河 xie
介休	多 tie	羅 lie	哥 kie	我 ɲie	鵝 ɲie	河 xie

而徽語績溪方言的流攝一等的主要元音已變為-i-。（趙日新 1989:126）

表 卅 六

績溪	斗 ti	偷 thi	勾 ki	口 khi	走 thi	偶 ɲi	候 xi
----	------	-------	------	-------	-------	------	------

李榮（1983a:1）指出吳語浙江溫嶺話“狗”tciy、“看”tchie，一等亦讀細音。當然這樣的判斷方式，與其說是聯繫內轉韻攝的歷史條件，毋寧說共時上的語音條件更恰當，不過其真正的演變性質雖是共時元音性質使然，但內外轉的分類正在長短亦或低高，因此內轉韻攝元音的高位性質，正合於此一音變的產生條件，歷史的條件正與共時的條件暗合，使得內轉韻攝在這項變化中，較為快速普遍。

## 6. 餘論——莊組字的變化與內外轉

由方言顯示內外轉因性質的不同，各有其因應其屬性的演變方式，外轉易失落輔音韻尾，而內轉則易增生i介音，各有各的趨勢，各有各的取向，成為內外轉分化演變的態勢，這樣的分類築基對內外性質的真正確認而尋繹出的內涵定義。當我們如此認識內外轉時，我們考慮到與傳統文獻以莊組字的列圖規則來看待內外轉，是否有了認知上的差別，也許這只是一為審音，一在考古而已，不過莊組字的行為在方言中其實亦能反映出區別，而不單單只是排圖時的機械規則而已，仍有活潑潑語言可以徵實。

邢公畹（1984:17-8）報告了江淮官話的安慶方言中，莊組字有因內外轉而分組的趨勢，大致上內轉的莊組字不捲舌，外轉的莊組字則捲舌，內外的區別仍分居劃然。

表 卅 七

		tɕ	tɕh	ʃ	ts	tsh	s
外      轉	果假 蟹 效 咸 山 宕江	渣 債寨 爪 蘸眨 盞扎 捉	差 釵柴 炒巢 插攙 鏟察 窗	紗要 篩晒 梢 杉衫 山門 雙			
內      轉	梗曾 臻 遇 止 流 深 通	衰師			爭窄 榛 阻雛 輜齠 鄒皺 簪	測  初鋤  愁  崇	生甥 瑟蝨 梳數 史事 搜瘦 滲澀 縮

六合方言亦復如此：

表 卅 八

		tɕ	tɕh	ʃ	ts	tsh	s
外      轉	果假 蟹 效 咸 山 宕江	詐 債齋 爪 斬  莊	叉查 釵柴 鈔巢  產鏟 床	沙  稍 杉衫 刪山 霜	讒		
內      轉	梗曾 臻 遇 止 流 深 通	史使  岑			爭箏 榛 阻雛 輜齠 鄒皺 簪	冊策  楚初 差廁 愁  崇	生省 瑟蝨 數梳 師事 搜瘦 參森 縮

## 7. 結論

音韻的變化方式常有一定的動向、目標與條件，當我們把握原則去作定性的分析時，語言的比較正可以供我們尋繹出其規律，“內外轉”的分判涉及到對整個語言發展動態的認識，台灣閩南語古陽聲韻的元音鼻化行為，正同於其他的漢語方言，外轉傾向失落輔音韻尾而內轉則否。這樣的音變原理築基於由“元音強則韻尾弱，元音弱則韻尾強”的通則性了解，而這通則正是由漢藏、侗台等語族的語言事實中總結出音變的脈絡，並有漢語史上的材料作為接合佐證。

我們雖核實了文獻上的內外轉的實際區分，但目的不在重建，而是在於對語言作進一步的透視與了解，語言是活活潑潑的生命體，不被規限的存在，因此語言常有其自身的性格取向，例如我們見到有的語言梗攝屬內轉，有的語言則入外轉，如果這些現象有幸得入文獻，卻可能因彼此的齟齬而使後人惑亂，例如羅常培（1933:102-3）將各版本韻圖的內外轉歸類作整理，便可見到當中互有參差，如何掌握差異，揣測問題，進而悟察音變的肌理，切實地理解詮釋問題，才是語言工作者的目的。

## 參考文獻

- Chung, Rung-fu.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imited Taipei.
- Jerry Norman. 1988. *Chinese*. Cambridge Language Surveys, New York.
- R. Jakobson & M. Halle. 1982. 〈緊鬆〉王力譯，《國外語言學》3:8-10。北京。
- 中央民族學院苗語研究室. 1987.《苗瑤語方言詞彙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王力. 1987.《中國語言學史》。台北：谷風出版社。
- 王建庵. 1989.〈論“內外轉”的真義與《切韻》音系的性質〉，《安徽大學學報》4:79-86。
- 北大中文系. 1989.《漢語方音字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平田昌司. 1994.〈漢語方言音節“鬆緊”的南北差異〉，《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4:219-235。
- 白宛如. 1984.〈廣州話元音變化舉例〉，《方言》2:128-134。北京。
- 石林、黃勇. 1996.〈漢藏語系語言鼻音韻尾的發展演變〉，《民族語文》6:22-28。北京。
- 何大安. 1986.〈元音 iu 與介音 iu—兼論漢語史的一個方面〉，《王靜芝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227-23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 1988.《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史語所專刊之 90。
- 余光中. 1986.〈說內外轉〉，《音韻學研究》2:257-263。北京：中華書局。
- 余迺永. 1993.〈再論《切韻》音—釋內外轉新說〉，《語言研究》2:33-48。武漢。
- 余霽芹. 1982.〈遂溪方言的文白異讀〉，《史語所集刊》53.2:353-366。台北。
- . 1983.〈韻尾塞音與聲調—雷州方言一例〉，《語言研究》1:100-107。武漢。
- 李榮. 1988.〈渡江書十五音序〉，《方言》1:7-11。北京。
- 李壬癸. 1996.《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
- 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永燧. 1995.〈緬彝語言入聲研究〉，《中國語言學報》5:336-354。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等. 1994.《福州方言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存智. 1991.《韻鏡集證及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 . 1992.〈論《韻鏡》之撰作時代與所據韻書〉，《中國文學研究》6:75-98。台北。
- . 1993.〈論內外轉〉，《中國文學研究》7:129-144。台北。
- 李行德. 1985.〈廣州話元音的音值及長短對立〉，《方言》1:28-38。北京。

- 李新魁. 1982.《韻鏡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 . 1986.〈說內外轉〉，《音韻學研究》2:249-256。北京：中華書局。
- 李熙泰等 1996.《廈門方言志》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杜其容. 1968.〈釋內外轉名義〉，《史語所集刊》40 上:281-294。台北。
- 汪大年. 1983.〈緬甸語中輔音韻尾的歷史演變〉，《民族語文》2:41-50。北京。
- 汪平. 1994.《貴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邢公畹. 1985.《三江侗語》。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周法高. 1984.〈論切韻音〉，《中國音韻學論文集》1-2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 1991.〈讀〈韻鏡中韻圖之構成原理〉〉，《東海學報》32:19-36。台中。
- 周長楫、林寶卿. 1990.《永安方言》。永安：永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周祖謨. 1966.〈宋人等韻圖中“轉”字的來源〉，《問學集》501-506。北京：中華書局。
- 孟伯迪. 1982.〈輔音尾在漢藏系語言聲調體系中的重要性〉，《語言研究論叢》2:37-63。天津。
- 幸之. 1983.〈內外轉及其研究〉，《江西師院學報》。2:59-18。
- 林倫倫、陳小楓. 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泉州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金有景. 1983.〈民族語言研究與漢語研究〉，《民族語文》6:47-56。北京。
- 金岳霖. 1979.《形式邏輯》。北京：人民出版社。
- 洪惟仁. 1997.《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高雄縣政府出版。
- 胡從曾. 1989.〈論聲韻相依與“內外轉”〉，《語言文字學》18-24。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北京。
- 浦立本. 1988.〈漢藏語言閉/開元音的交替〉樂賽月譯，《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10:45-52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
- 馬重奇. 1994.《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 馬學良、戴慶廈. 1990.〈藏緬語族輔音韻尾的發展〉，《藏緬語族語言研究》32-54。雲南民族。
- 馬學良、羅季光. 1962.〈《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中國語文》12:533-539。北京。
- . 1962.〈我國漢藏語系語言元音的長短〉，《中國語文》5:193-211。北京。
- 高本漢. 1915-26.《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40。北京：商務印書館。
- 崔榮昌. 1996.《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張日昇、張群顯. 1992.〈從現代方言看內外轉〉，《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305-322。台北。
- 張玉來. 1988.〈內外轉補釋〉，《語言文字學》3:31-38 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北京。
- 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張振興、張惠英. 1990.〈廣州話音系的分析和處理〉，《第五屆粵方言研討會》8-11。廣州。
-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 1993.《台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張琨. 1982.〈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史語所集刊》53.1:57。台北。
- 梁金榮. 1994.〈臨桂兩江平話的聲韻調〉，《方言》1:31-36。北京。
- . 1996.〈臨桂兩江平話同音字彙〉，《方言》3:180-189。北京。
- 梁振仕. 1984.〈桂南粵語說略〉，《中國語文》3:179-185。北京。
- . 1986.〈《切韻》系統與南寧音系〉，《音韻學研究》2:264-276。北京：中華書局。
- 許世瑛. 1966.〈評羅董兩先生釋內外轉之得失〉，《淡江學報》5:1-15。台北。
- 閉克朝. 1985.〈桂南平話的入聲〉，《方言》。4:290。北京。
- 陳佩瑜. 1990.〈粵方言與侗台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第二屆粵方言研討會》139-143。廣州。
- 陳振寰. 1991.〈內外轉補釋〉，《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1-13。武漢。
- 陳康. 1992.《台灣高山族語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陳榮嵐、李熙泰. 1994.《廈門方言》。廈門：鷺江出版社。
- 陳曉錦. 1993.〈寶安沙井入聲舒化現象〉，《中國語文》4:292-294。北京。
- 麥迪森、拉狄福其特. 1987.〈中國四種少數民族語言中的“緊音”和“鬆音”〉陳康譯，《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8:30-49, 2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
- 覃曉航. 1995.《嶺南古越人名稱文化探源》。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黃布凡等. 1992.《藏緬語族語言詞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
- 愛因斯坦·英費爾德. 1979.《物理學的進化》，周肇威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 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楊時逢. 1974.《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66。
- 董同龢. 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11。



- . 1948. 〈《切韻指掌圖》中的幾個問題〉，《史語所集刊》17:195-212。台北。
- . 1948. 〈等韻門法通釋〉，《史語所集刊》14:257-306。台北。
- 詹伯慧、張日昇. 1994. 〈粵北十縣（市）白話的語音特點〉，《方言》4:281-285。北京。
- 詹伯慧等. 1997a.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的語音特點〉，《方言》1:39-44。北京。
- . 1997b.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語音與廣州語音比較〉，《第五屆粵方言研討會》65-77。
- 熊正輝. 1995. 《南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翟時雨. 1996. 《重慶方言志》。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馮蒸. 1996. 〈《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五代宋初等位演變〉，《語言研究》增刊 195-212。
- 趙元任. 1968. 《語言問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劉光坤. 1984. 〈羌語輔音韻尾研究〉，《民族語文》4:39-47, 63。北京。
- 劉叔新. 1987. 〈廣州話的長短元音問題〉，《語言研究論叢》3:290-30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劉勛寧. 1983. 〈古入聲在清潤話中的分化與廣州話的長短入〉，《語言學論叢》10:61-76。北京。
- 劉寶俊. 1993. 〈論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一等 i 介音”現象〉，《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73-77。上海。
- 歐陽覺亞、鄭貽青. 1983. 《黎語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歐陽覺亞. 1979. 〈聲調與音節的相互制約關係〉，《中國語文》5:359-362。北京。
- 潘文國. 1997. 《韻圖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潘家懿等. 1996. 《廣東海豐方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鄭張尚芳. 1988.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語言文字學》1:61-84。
- . 1998. 〈緩氣急氣為元音長短解〉，《語言研究》增刊 487-493。武漢。
- 橋本萬太郎. 1982. 〈西北方言和中古漢語的硬軟顎音韻尾〉，《語文研究》4:19-33。太原。
- . 1985. 〈中古漢語的卷舌韻尾〉，《語文研究》4:8-10, 1:61-65, 2:56-59。太原。
- . 1985. 《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賴惟勤. 1958. 〈中古の内・外〉，《中國語學》3:11-13, 19，中國語學研究會。大阪。
- 駱明弟. 1996. 〈臨桂四塘平話同音字匯〉，《方言》3:190-199。北京。
- 鮑厚星. 1998. 《東安土話研究》。香港：湖南教育出版社。
- 戴慶廈. 1992. 《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薛鳳生. 1985. 〈試論等韻學之原理與內外轉之含義〉, 《語言研究》1:38-53。武漢。

鍾奇. 1997. 〈廣州話的長短音在其他方言中的對應〉, 《第五屆粵方言研討會》28-31。  
廣州。

羅美珍、鄧曉華. 1995. 《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羅美珍. 1984. 〈傣語長短元音和輔音韻尾的變化〉, 《民族語文》6:20-25。北京。

羅常培. 1933. 〈釋內外轉〉,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1978:87-103。台北：九思出版社。

———. 1956. 《廈門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

程俊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alex\_tchg@ms3.pchome.com.tw

**The Condition and speed of Phonological  
Transitio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Yang Rhym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Chun-yuan CHE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course of sound change, the nasal-consonantal codas of ancient Yang rhym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go along differently. On the one hand, they are nasalized only when undergo outer transition. This phenomenon can keep track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Cantonese, Jin dialect, Xiang dialect, and Huei dialect, and parallels with Tong-tai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ner transition of non-low vowels triggers the intrusiveness of medial [-i], and then draws a line to outer transition cases. The change of ancient Zhuang-initials differentiates the inner or outer transition of Jiang-huai Mandarin. The retroflex marks the outer transition cases; while the inner ones remain unchanged. To expound those issues, the paper consists of seven sections as follows: 1. Introduc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scussion 3. Vowel length and inner / outer transition 4.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inner / outer transition 5. The phonological change of inner transition 6. The change of Zhuang-initials and inner / outer transition 7. Conclusion

Key words: Inner/outer transition, Yang rhymes, reinterpretation, chains, implication

責任編輯：徐富美